

拾荒天路

· 人生三昧 · 系列
林 岚



福建人民出版社

265

拾荒天涯路



林 岚

福建人民出版社

“人生三昧”系列

拾荒天涯路

SHIHUANG TIAN YA LU

林 岚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6 6.222 印张 2 插页 93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11-02525-5

I·31 定价: 6.10 元

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大千世界，万般人生。自古以来，无数的睿者哲人都苦苦思索和寻找人生的内蕴与真谛，他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见解。但由于把握世界的角度各异，人生的感受和经验不同，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真谛都不能达到本质和真实的把握，于是，面对人生的串串难解之谜，产生了种种难以言喻的困惑。

每个珍视生命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无可重复的，每个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套“人生三昧”系列书，集纳了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心人对人生的感受、思索、体验和理解，我们不敢企望这套书能够给读者解除人生困惑以立竿见影的现成答案，我们只是祝愿你们——亲爱的读者，在同作者一道品味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去填充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神秘的思想的音符原

本就驻留在你们心的深处。

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便是为人生之旅壮行的歌，从此我们便不再回头。我们不断地跨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门槛，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开放着不同色彩、不同力度的花。无论是含笑还是含泪的日子，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荡漾着真诚追求的梦，都留下我们深浅不一的人生履痕。

本系列已出5辑15本。这些书的作者中，有充满梦想和激情的青年，有声言青春无悔的共和国同龄人，也有历经坎坷、将数十年风雨都归于平淡的长者。他们以各自深浅不一的人生阅历，思考着人生的真谛，以友人般的真诚、哲人似的睿智，和我们一道谈生活、道命运、论人生，以其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感悟启人深思，促人进取，令每个平凡的人，都充满生命的憧憬和激情，从心底里喊出——

人生永远！生命不朽！青春万岁！

序

日子又走到了秋天。

这是我最爱的季节。唯有这一季，南方的天空是纯粹的晴朗，纯粹的辽阔。

常常人们用金色来描绘秋天，喻示着它的丰硕。而在我的眼里，秋是蓝色的，是纯净、饱满、深邃、明亮的蓝，属于天空的蓝。

我不爱秋沉甸甸的收获，我只爱秋轻灵灵微凉的微凉。轻灵灵的，像一首古钢琴上弹奏的圣乐。可是那架钢琴，我分明看到它已沉入海底，在那堂难忘的《钢琴课》后，沉入了没有光亮的深海之底，缠着艾达的一只靴子，一路没有音乐。只是曾经流泻在它黑白分明的琴键上的音符，依旧淹没着我，在每一个微凉的清晨和深夜，浸润我的渴望。

初秋。春的繁华绚烂早已消殒，夏的浓烈奔放也已收敛，而秋的雍容华贵尚未一一展现，这

样的一个初秋时节，就特别纯真特别深情特别温馨。

这样的时节，就格外渴望着流浪。去荒原去大漠去深山老林，远离喧嚣的人群，任旷野的风吹散我的长发，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走成晴空下一个不回头的剪影。

流浪，对于我，与其说是一种梦想，不如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由对自然对未知世界深深眷恋的情结。只是，面对逼仄的现实生活，抛却一切浪迹天涯实在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太多的条件限制了我们，太多的羁绊阻碍了我们，我们只有渴望。

于是，就爱上了读书和做梦。面对一张铺展的地图，把历史和风景都读成立体。我无力放逐我的躯体，我却能放逐我的心灵。让灵魂在阅读和冥想中自由地穿越时空，去感受沙漠的曝日、原野的狂风、高山之巅的千年冰雪，去敬仰原始的古朴粗犷，去惊叹文明的源远流长，在那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山下热泪盈眶地纷飞属于现代的思绪。

为了收集这些纷乱的思绪，我爱上了写作。如果把阅读中的每一点触动与生活中的感受相

互印证的过程看作是天涯流浪路中的一次次拾荒,那么写作无疑就是把拾荒得来的“破烂”加以归类整理,让那些蒙尘的美丽在阳光下重新闪烁。

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我,一个年轻的拾荒者的收藏。不是每一件收藏都有价值,只是每一件收藏都曾是我眼中的美丽,都有我流浪的印记。

我捡拾的是纯粹的荒凉。不是我的心绪特别阴暗,恰是我的心境总是明亮。在人们不屑顾盼的荒芜之地,我捡拾它们。当我拾起它们,它们就不再是一片荒凉,而是我生命的一片辉煌。我把它化作一篇篇文字,就好像一个漂泊的旅人,沿途生起一堆堆篝火,希冀在苍茫的天地间有另外一些同样爱好流浪和拾荒的人们,看到并懂得这种语言,好让彼此知道,纵然我们在各自的旅程里,相隔遥远,素昧平生,永不谋面,我们却可以借着这烟与火构成的相通的语言,捎一个温暖的问候,做一次简单的交流。

当我在初秋的晴空下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总闪过三年前的那个初秋。那并不是我决定成为一个拾荒者的开始,却是我执

意踏上一条不归途的起点，因为我知道我将再不孤独。

那一个秋日，天空有微雨后的潮润。我和一个大男孩并肩在人迹寥寥的植物园，任散漫的思绪随着散漫的脚步扯出一段段散漫的话题。那一天，是他约的我，既是见面也是告别。几天后他将远行，赴异地，带着他的忙。

他总是忙，总是想对所有的事都尽心负责。他因此多虑，因此活得累，因此被人讥讽不潇洒。他活得累，跟着他的人也就无法轻松。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聚少离多的日子，在我们都是平常。翻遍我的记忆，那天几乎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抛开一切安安心心地在一起散步聊天。

以往，每一次见面，谈的都是手头该做的和正在做的事，那是他执著了又执著的清淡的事业。他是个要强的男人，极度的敏感和自尊，使得他很少在人前流露什么，无论烦恼，无论困扰，甚至柔情。他总是将这些藏起，藏在他历经沧桑却依旧鲜活热烈的心的深处。写在脸上给人看的永远是他的平静和宽厚。可那天，他却缓缓地对我讲起一些往事，他的童年、他的少年。那是些遥远的仿佛已长满青苔的往事，细细碎

碎的小事，小到甚至都无法在文中构成一个细节。一个个不连贯的片断，一串串散发着旧日袅袅余音的话语，原都埋在他心深处柔软并且不可触碰的角落，那天他将它们一一展开，展成一条隐秘幽曲的小路，在初秋微雨后的晴空下引着我踏上去走向他。

他的脸因回忆而格外生动，厚厚的镜片下，他的眼氤氲着一层温柔的迷濛。他的声音低而清晰，包含着许多可以感觉和不可以感觉的信息。

我一面听着树叶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看不见的树丛里翩然飘坠轻叩大地，一面听他讲一个刚考取初中的小男孩如何牵着祖父的手走进全市最大的那家食品店，什么也不要求，只是独自向一小格一小格曾经强烈吸引过他的零食小吃作着静默而坚决的告别。他说那样做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再不是个孩子了，却不曾料到多年后回首去看，才发觉自己根本就不曾走出童年，也不愿走出童年，更庆幸依旧可以童年。

我已无法复述，当时我究竟因为什么而被打动。也许正是因为平常，使这个曾是雾里看花般不可及的人一点一点走进我心深处，深刻

成再不离舍的相知相契。从此，只要我听到秋叶飘坠的轻响，我就会再一次体味那一刻的心弦激荡。

爱上他远在那一天之前，可那一天，一个他在不经意间留给我的完完整整真真实实的他，使我无比坚定地相信，今生今世能做他的女孩是我的幸运。

同是天涯拾荒人，我们同行，相依相偎，流浪一路辉煌，捡拾一路梦想。

三年来，我们成为了彼此生命里无法磨灭的印记，并把这种印记带进了各自的作品。正如他说文学和生命于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样，他和文学之于我也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他的身影总是跳跃在我的字里行间，因为他本就是人群中的一个。他属于自己，属于我，也属于更多的人。我们爱我们两个人的世界，也爱两个人以外的更宽广的世界。

我的大男孩总爱说他为他的爱而写。我想对于写作而言，这一个承诺是最真挚也是最庄重的。因为是爱，所以就有责任，就有使命。而我同样确信，只有当我们能够至深至切地爱一个人时，我们才可能至情至性地爱所有人。

人生总是这样，每每在不经意间挥洒出许多的开始与许多的结束。所有的开始都不能重复，所有的结局都不能提前。此所谓上苍的安排。永不回归的昨日，永不可测的未来，人生的残酷在此，人生的魅力也在此。如果能够在走过昨日的时候，沿途捡拾几个片段珍藏，或是留下一些模糊的足迹，隐约着来时之路，那也就是一种宽慰。

面对这些手稿，我深知我再也不能重新写出它们。往日的岁月往日的情感，只鲜活在往日的字里行间，今日再去说什么写什么都是枉然。

为此，我特别感谢希莎和她的同仁们所做的努力，感谢她们为我提供的这一片天地，使我能够向每一个过路的旅人展示我拾荒岁月的收获，并使它们在清新的风里重新生动鲜明。

同时，我也期待每一个不经意间翻开这本小册子的人，能够走进这片天地，让我们促膝谈谈彼此的经历，分享彼此的世界。这，也许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天涯路漫漫，我们一起去拾荒。

1994年初秋于上海

目 录

〔1〕 序

第一辑 约会青春

〔1〕 倾听

〔8〕 拒绝出名

〔14〕 朴实不起

〔19〕 没有等待的日子

〔22〕 拥有自己

〔25〕 成长的季节

〔28〕 捕捉快乐

〔34〕 拒绝潇洒

〔40〕 留一件内衣给思想

〔47〕 超越年龄

〔52〕 学会生存

第二辑 岁月如歌

- [61] 永远的十八岁
[65] 回不去的年华
[70] 雨季
[75] 与你同行去远方
[80] 黄昏的康乃馨
[84] 头等大事
[98] 光头,气派
[109] 爷爷,你走好
[122] 死亡:生命的回声

第三辑 邂逅生命

- [139] 你永远的女孩
[146] 渡口
[153] 梦中的家
[161] 琴梦
[165] 想做太太
[171] 先生,先生
[176] 书缘
[188] 旷野上的风车
[195] 相遇在彼岸

倾 听

有雨的日子是最好的日子。

因为雨，天和地就有了无数水滴的私语。因为雨，人和人就有了一把伞的距离。因为雨，世界和人就有了冷眼相看的安宁。

我们太需要这样的私语，这样的距离，这样的安宁了。

当深夜的电波四处传送陌生人喋喋不休的隐情秘衷时，我们失去了两三知己低低私语的快乐。

当 BP 机的蜂鸣终日围追堵截生命的每一寸自由时，我们失去了触手不及的距离带给想象的美丽。

当核污染、珍稀动物的灭种、臭氧层的破坏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草原的沙化、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的灾难交替曝光在各种新闻媒体中，我们和自然也就失去了唇齿相依和平共处

的温馨。

只是，有雨的日子毕竟有一些不同。

雨日是乐曲中的那个休止符，充满停顿的静谧，又充满流动的旋律。

一切尘世的喧嚣，在雨中敛声。一切自然的天籁，又在雨中复苏、缭绕。

有雨的日子最适合独处。有雨的日子最适合冥想。有雨的日子最适合倾听。倾听独处。倾听冥想。倾听雨。

我们远离倾听已经太久了。

漫步街头，从社交到公关，从演讲到辩论，从求职到谈判，无不被白纸黑字地印成装帧考究纸质精美的权威宣言，非常实用地教授人们如何滔滔不绝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地开口说话。

现代的匆匆步履，机遇的稍纵即逝，生存的眈眈虎视，令我们无暇驻足倾听。我们更需要不停顿地说，不停地包装自己，不停地表达自己，不停地推销自己。

我们的声音汇入别人的声音，汇入更多人的声音中去，我们被所有的声音包围着，却最终失去了辨别每一种声音的能力。

我们不知所云。我们恍若未闻。我们遗忘

了倾听。

倾听别人是累人的。它需要我们对倾述者付出最真挚的关切，最持久的耐心，最无限的时间，最集中的精力。我们付不出。我们只好说。用没完没了的摇唇鼓舌代替专专注注的凝视、安安静静的聆听。

因为我们的亲密虚假，因为我们的热情伪善，我们就格外地害怕语言与语言之间片刻的静默，无声的空隙。我们总是急于用声音填满沉默，却在填满的同时完完全全失落了无声中最充实的有声，静默中最丰富的表达。

我们比任何时刻都说得热烈，说得宽泛，说得私密。只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每一个人都只关注着自己的话题，全然忘记了语言之所以被创造，完全在于人和人沟通的需要。对话没有了倾听，对话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没有交流，没有沟通，只有渲泻。只是渲泻慰藉不了心灵。于是，在日复一日的隔膜中，滔滔不绝的现代人只好依旧一遍遍地哀哀述说：我孤独。

在喧哗的闹声里，我们孤独。在有雨的日子里，我们独处。

独处的时候，我们听雨。在窗前，听千万年